

于光远
马惠娣



于光远马惠娣

Yu Guangyuan and Ma Huidi's 十年对话

Dialogues Over a Decade: Basic Issues of Leisure Studies

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于光远
马惠娣◎著

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

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内容提要

本书由 10 篇对话和 1 篇论文组成。是两位学者倾 10 年之力,对休闲的历史、休闲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价值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考察与思索。

《对话》中涉及的 10 个问题,关注休闲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由这一现象提出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问题;关注休闲对生命价值的影响、对人性的滋养、对文化的孕育。这 10 个问题不仅是休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国内外休闲研究中比较匮乏的工作。两位学者以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对所讨论的问题给出了独到见解和理论创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于光远,马惠娣.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624-4614-9

I. 于… II. ①于…②马… III. 闲暇社会学—研究
IV. 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570 号

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 ——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于光远 马惠娣

责任编辑:邱 慧 贾 曼 版式设计:邱 慧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市场营销部)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75 字数:233 千 插页:16 开 1 页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5624-4614-9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序言一	1
序言二	3
第一篇 休闲与哲学	39
第二篇 休闲与文化	63
第三篇 休闲与教育	81
第四篇 游戏与创造	97
第五篇 劳作与休闲	117
第六篇 闲暇与休闲	133
第七篇 休闲与经济	149
第八篇 休闲与产业	167
第九篇 休闲与消费	189
第十篇 休闲与旅游	203
第十一篇 休闲与休闲学探源	219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57

Content

Preface 1	15
Preface 2	19
Chapter 1 Leisure and Philosophy	39
Chapter 2 Leisure and Culture	63
Chapter 3 Leisure and Education	81
Chapter 4 Play and Creation	97
Chapter 5 Work and Leisure	117
Chapter 6 Free Time and Leisure	133
Chapter 7 Leisure and Economy	149
Chapter 8 Leisure and Industries	167
Chapter 9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189
Chapter 10 Leisure and Tourism	203
Chapter 11 Exploration for the Roots of Leisure and Leisure Study	219
References	249
Postscript	257

序言一

这部《对话》写了10年，原因很多，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休闲研究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难得多。最初是缺少对国外的了解，待有了了解之后，又发现与休闲相交叉的学科领域太多。因此，只能慢慢累积，慢慢萃取。

一本书写10年，固然有不可急功近利的原则在其中，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和马惠娣都喜爱这个学科。之所以喜欢，原因有三：一是休闲研究的跨学科性能发挥我们一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二是休闲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特性与我们本身所向往的“存在状态”很契合；三是学者的创造意识使我们愿意为这一时代问题而耕耘。还有一个难得之处是，马惠娣几乎是潜心研究，别无旁骛。所以，这个对话一直是在兴趣中进行，不知不觉10年过去了。

休闲，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课题，她的古老文化是什么？如今她的新意如何体现？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经济学家都怎么评说？黎民百姓市井生活如何对待？等等问题都需要花工夫梳理、甄别。《对话》中所涉及的10个方面是休闲研究中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我们用哲学引领，用跨学科方法思辨，希冀有我们独到的视角和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传承。

休闲既是一个社会问题、时代问题、宏观问题，又是一个个体问题、微观问题。无论如何，她是我们生命中的三分之一，是我们生活中的三分之一。她需要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对话。

书稿完成后，我有这样几点想法：



一是休闲文化的特性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休闲在传承文化方面一定有独特的价值。我们确信中华民族的休闲理念有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其中，需要认真梳理，不能因近现代以来休闲的没落而抛弃她。当然，对此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另外，我建议，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休闲智慧和休闲价值观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式。

二是关注休闲引起的产业链和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在中国，事实上休闲产业已经崛起。可是一些企业，也包括管理者和市场营销者，只知道休闲给经营带来机会，却缺少人文关怀意识，不了解人的休闲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经营休闲产业的企业盲目性很大，许多休闲产品缺少创新，缺少人文精神。所以，在这些方面尚需更多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方法、创新技术。

三是关注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闲暇生活、休闲行为。人民大众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群，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国计民生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问题，也包括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我们常说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就应该体现在休闲生活中。我一再强调理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束之高阁。这个原则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做任何事难免留下遗憾与不足，这本书也不例外，因此尚需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去完善、去创造。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休闲研究的学科特色。这，还有一大段路要我们走。

重庆大学出版社打算在未来系统地出版这方面的书，包括国内外的休闲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计划。我希望他们精心组织、精心策划、精益求精，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把这个选题做好，为发表学者们的成果提供园地。

于光远

2008年7月15日

于北京京东寓所

序言二

这本《对话》起源于10年前。1998年某一天，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李珊莉女士注意到我与于光远老师正在做休闲研究。她找到我们的时候说，她正在策划一套“20世纪学术大师对话”丛书，希望我们的对话能成为这套丛书中的一本，并当即与我们签订了正式出版合同。

最初对《对话》的设计包括六个方面，有休闲研究、自然辩证法、教育思想、科技规划、死亡问题、于老的人生。

我和于老的对话常常是在随意中进行，一般也不确定主题。我们最先完成了“论人生”和“论教育”两个部分。

可是，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回来，开始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的翻译工作，1998年底至2000年7月我的时间几乎都倾注给这套译丛了，《对话》的事就不得不搁置下来。紧接着做三个国家课题，许多时间便被占去。按原计划进行《对话》只能缓慢进行。此时于老也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休闲研究上。索性改变计划，把休闲研究作为《对话》的主题。此间，李珊莉女士多次催稿，终因我们不能按时交稿，使我们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合作失之交臂。说来对不起李珊莉女士，她为我们的《对话》花了很多心血。



休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200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标志着休闲学到中国安营扎寨，标志着休闲学在中国诞生。

填补这一学科空白，当然得益于于光远的远见卓识，得益于成思危、龚育之等学者型官员们的加盟。他们不仅扬起了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大旗，而且在他们的引领下，经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组织了多学科领域共同参与的学术团体，目前正在向形成中国特色的休闲研究学术范式发展。

于光远是中国著名的理论家、学问家，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30年间，他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凭着他的睿智、胆识、敏锐，常常云人所未云，发人所未发。对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科技发展战略、文学作品等几十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涉猎范围之多、之广在中国的学者中还不多见。休闲学研究便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于光远1995年成立休闲文化研究小组，全体成员不过10余人，包括韩克华、朱厚泽、吴明喻、秦川、何伟、胡冀燕、杨海瑞、马万里，还有我。1998年后成思危、龚育之、孙小礼、白春礼、陈鲁直、成幼舒、马俊如、韩德乾、孔德涌、沈宝祥、刘梦溪、王文章等人也陆续加入。（事实上，成思危、孔德涌在1996年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当看到我备受责难时，他们用坚定的语言支持了我。也是在那一年，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同样得到了孙小礼老师的鼓励与支持。）

休闲研究最初在中国常常遭人指责。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青睐，是对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现状的漠视，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学界，也把休闲研究当成是对吃喝玩乐的眷顾。

“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意识形态时常利用多种场合向休闲研究发难。

在2006年的时候，还有人建议我不使用“休闲”一词。我说“休闲”是一个寓意多么好的词，不仅富于哲理，而且十分符合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精髓。我说这件事，是让我们意识到“左”的势力还在，阻力还在。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不惧冷言冷语，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阐释了休闲研究的文化意义、时代意义与社会进步意义。休闲学研究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局面，与他们以及一批学术大家（包括学者型的官员）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这门学科的诞生离不开学术大师思想的指引，离不开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离不开他们的远见卓识，离不开社会生活对他们思想的需求。

三

1996年于老写出“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文，给我们对休闲的认识以全新的理念。那一年的春天，于老邀集北京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人士开了一个大约有60人的会议，他要我在这个会议上做主题发言。那次会议发表了 my 处女作——“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从此，我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了跟随于老做休闲研究上，也与休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光远学养深厚，视思想与写作为终生享受；他喜欢独立思考，长于哲学方法，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追求思想创新，自称“望家”和“发起家”。

我在整理对话笔记和查阅于老的各种文献时，常常被他的敏锐与洞察所感动，也终于明白为什么1995年国家刚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他立即意识到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并旋即成立休闲文化研究小组。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于光远就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问题，公开发表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意见。中国国家旅游局第一任局长韩克华，在多年后谈及于光远时还说，“于老真是目光远大”。

20世纪80年代初始，他开始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还特别谈到女性教育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系，呼吁各级政府从抓现代生活方式入手，实现社会的改革与国民的进步。

1991年，他开始整理他的教育思想，提出“大教育观”；提出21世纪的人应具备怎样的知识、能力和品格的问题；提出“教育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头等大事。这话没有丝毫夸张，如果中国的教育解决不好，一百年后我们就会成为劣等民族。现在的学校、家长、学生不得不为分数发愁，而分数这种手段培养不出建设现代化需要的合格人才。”当时我协助他写了这本书，给了我很深的影响。

1995年在庆贺他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的会议上，他提议我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谈科学、谈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为此我找了当时风入松书店的老板王伟（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伟还专程到于老家里商议具体事宜，不料在运作过程中王伟先生患急症并离世，此事就此搁置下来。

他还关注到玩的问题。那个时候他就批评道：“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教授玩、玩具制作与发明以及玩的理论，也没有专业院系。这不是什么好事！”他还说，“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因此，“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1997年他组织“玩的积极分子活动小组”，招募“玩的积极分子”，亲自带领大家到北京民族园踏青，组织室外学术沙龙。

1999年春，我随于老去河北燕郊，在车中他与我谈到了休闲哲学问题。他问我，中外哲学史中是否有对休闲的论述？还问我，休闲在人类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哲学表达价值观，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更是学问的核心。他说，任何一门学问离开哲学的考察，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眼前，不见长远；只见表面，不见本质。他一再告诉我，哲学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休闲哲学也要体现出实践性和创造性。

1999年在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编委会上，他说，随着

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在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中国学者有责任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有责任做学术积累。不论是哲学层面的讨论，还是经济层面的观察，不论是引进国外研究成果，还是培育自己的研究力量，目的都是为普遍来临的有闲社会做好理论准备。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喷”的场面。在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我说，旅游问题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旅游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文化性，还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所以在注重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旅游是人的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当即提出写“旅游词典”，许多条目就是在那次饭桌上边想边提出的。后来他又对条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此后，他开始构思“四种消费品理论”。传统的经济学常常把消费品分为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而“四种消费品理论”把近现代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把对科学与教育衍射出来的消费品提了出来。其精彩和深邃之处在于他从“四种消费品”入手，来认识经济学的本质和发展的本质问题，认识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

2003年他开始关注麻将问题。他说，“麻将游戏的品类之一，是中国的文化智慧。当今麻将有异化的趋势，甚至成为赌博的代名词。有人想封杀麻将，我想不大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是人在逃避责任”。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2005年成立了“世界麻将组织”，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加盟，他担任首届主席，至今已连续召开了五届“中华麻将文化学术论坛与麻将竞赛”，为此还写了十几万字的书稿。

2004—2005年，他热情地参加了我主持的三个课题的结项工作。他尤其关注到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我国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认为：闲暇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利用时间问题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他说，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问题都有很深刻的论述。

2006年5月，由他破题，我们共同完成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

2007年12月9日我到他的家里，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今天是‘一二·九’青年运动72周年，我特别忧虑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



身体状况。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热情但压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体育锻炼。小马，你要关注这个现象。”

2008年7月9日傍晚他打电话给我：“小马，我在我家附近的公园看到了北京平民的休闲生活，很值得关注。明天你带上照相机来体验一下。”

这些年来，他还参加了许多与休闲相关的学术活动，自2002年起召开的“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凡是在北京召开他都出席。世界休闲组织上届领导和多个国家的休闲学者都曾拜访过他。

在他的带领和启发下，我们合作发表了多篇文章，比如：“关于玩的价值的对话”、“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和经济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对话”、“关于旅游经济与旅游文化问题的对话”、“关于闲暇与休闲的对话”、“关于劳作与休闲的对话”等为主题的讨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此次没有收录进来。这些工作为完成《对话》积累了思想和素材。

四

哲学是什么？答案有多种，但在这本《对话》中我们更愿意把哲学理解为是对自由、理性、批判与反思的追求，是与“惊异”携手同进。

我们的对话，于老更愿意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很随意、很自由。我的回答常常没有胆怯，没有拘谨，没有束缚。虽然有时我会幼稚、浅薄、无知，但都被于老所宽容、所匡正。也有例外，他会批评我的数学和几何知识极差，不会画图表，对经济学也不那么感兴趣。

《对话》分10篇，涉及休闲与哲学、休闲与文化、休闲与教育、闲暇与休闲、劳作与休闲、游戏与创造、休闲与旅游、休闲与经济、休闲与产业、休闲与消费。每个部分都独立成篇，构成休闲研究的整体思想。这些都是休闲研究的核心问题。

另增加一篇是早些年间我写的“休闲与休闲学探源”。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休闲”与“休闲学”的概念、休闲学崛起的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等问题，对《对话》中的10篇有补充作用。

从哲学、文化、教育的视角研究休闲，是对人的本质的探索，是

对自由、理性、创造的探索，是对人类文化共性与人性共性的探索。没有对这些方面的认识，休闲就不是休闲研究意义上的休闲。

在《对话》中，我们把“闲暇与休闲”、“劳作与休闲”、“游戏与创造”看作是三对范畴，试图厘清它们相互关系中的真谛。提示人们认识到这些范畴都是对休闲本质的一种延伸，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很强。

在对“休闲与旅游”、“休闲与经济”、“休闲与产业”、“休闲与消费”关系的探索中，期待发现休闲与现代社会经济运动和生活方式互动之间产生的新规律、新意识、新观念。这些也许是《对话》中的创新之处。

《对话》中的10个问题，不仅是休闲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国内外休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部分。我们无法逾越这些问题而奢谈休闲的学术问题。

自然，还有许多方面没能涉及，诸如，休闲与运动、休闲与娱乐、休闲与传媒时代、休闲与创意产业、休闲与大众文化、休闲与生活实践、休闲与社会变迁等，这些看似时尚的、动态的、变幻的、延展的社会现象对于人类来说，究竟是1背后的若干个0，还是将撬动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新杠杆？全球一体化伴随传媒技术同步化是否引出文化标识同质化？还有休闲与科学、休闲与宗教、休闲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它们将向自然回归，还是将颠覆原来的历史轨迹，等等，这些颇具新意、也颇具挑战的课题我们也正在积累和思索中。

五

在这10篇《对话》中，每一篇究竟都谈了些什么？

在“休闲与哲学”一篇中，我们认为，休闲哲学是认识休闲的核心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它最基本的理论应涉及哪些问题，目前还在探索中。但是，无论如何，离开哲学的思考，休闲便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休闲哲学当，且当回答：休闲的本质与价值；休闲的“在”与“不在”；休闲的合理与道德；休闲的结构问题；人在休闲中的结构问题；休闲如何促进人“成为



人”；等等。这些不啻为休闲研究的基础。

在“休闲与文化”的讨论中，我们指出，休闲是文化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人性的共性，是生存的共性，是发展的共性，是创造的共性。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休闲作为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形态始终传承着主流文化，并且以直接、亲切、自由、富于情趣、人性化的力量渗透在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休闲，不仅给人以生物性的帮助——恢复体力与精力，而且，可以通过有意义的休闲生活走进美丽的精神家园。文化依靠休闲滋养，休闲培育文化品质。社会进步史也是一部休闲史。没有休闲难有真正的艺术、哲学、文学、科学与宗教，人类离开了休闲，只是一架周而复始的机器！

“休闲与教育”是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每每谈及都感沉重的话题。在休闲与教育两个方面，我们很羡慕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因为古希腊文化孕育了这两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她们一脉相承、同宗同源。休闲使教育变得轻松活泼，自由、欣赏、审美、体验、创造——书写了休闲的本质；教育使休闲更加丰满、鲜活，并代代相传。重视休闲教育，是从最高社会价值方面将休闲的学问视为善良、自由、尊严、公平、怜悯和仁爱，是引导人们享受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最佳的教育方式。

“闲暇与休闲”是休闲研究中的一对范畴，是最容易被人混淆的两个概念。它们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无“闲”，何谈“休”。但此“闲”更指一种心态和心境。闲暇，是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其价值重大。休闲，是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生的一种智慧，也是促进文明社会进步最有效的途径。

“劳作与休闲”是休闲研究中的一对范畴，但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认为，劳作与休闲是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休闲；没有劳动就没有休闲，没有休闲，人类就不会有高级的劳作形式。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劳作与休闲形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革。一方面，劳动产品的附加值愈来愈高；另一方面，劳作与休闲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再一

方面，劳作对休闲的依赖也愈来愈多。西方学者预言，在未来若干年，“工作的终结”将来临，这既可将人送入“天堂”，也可把人打入“地狱”。关注劳作与休闲的关系，实质是对人的未来存在的思考。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未来的劳动将会更多地凝聚人的休闲智慧，休闲智慧将使未来的劳动充满创造的激情与乐趣。劳动形态的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和人性化，既是人类的理想，也是文明社会真正来临的标志。

“游戏与创造”，它们之间既是一对范畴，也是一种因果关系。游戏在相当意义上等同于休闲。我们强调：游戏是人的休闲方式和生活主题之一，是“衣、食、住、行”四大要素之外的重要生存条件。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科学家从生物、生理、心理、人类学、脑化学、文化学等多角度的实验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游戏与创造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缺少游戏，一切生命都难以进化；缺少游戏，一切创造都难以找到源泉。人类社会伟大的原创性活动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游戏。

“休闲与旅游”，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旅游是现代人普遍享有的休闲方式之一，是与人际关系和人类交流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是人性的一大进步。休闲理念融入旅游，能增强旅游的文化属性，开阔旅游者的视野，拓展旅游业界的范围。旅游—旅游休闲—休闲旅游—休闲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旅游者成熟和理性选择的法则。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

“休闲经济”，是休闲带来“蝴蝶效应”的产物，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经济体现了传统经济向微观化、人性化、多元化转变的历史总趋势。休闲与经济有着内在的联系，休闲促进消费成为社会新经济的来源。休闲经济的崛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社会普遍的“有闲”和“有钱”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二是普遍的休闲消费行为促进了休闲经济的形成；其三是新经济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迫切要求；其四是经济发展模式由“物”转向“人”。休闲经济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人文关怀。这是休闲经济对传统经济理念的一大贡献。



“休闲消费”，基于“游离出来的 50 资本”（马克思）与人的休闲行为产生互动。休闲消费，是人的消费行为之一，它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它具有改变工业社会“消费范式”的倾向。休闲消费既包括对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的消费，也包括对新观念、新知识、新价值观以及衍生物的消费。它特别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情趣、情绪、情感。它的崛起得益于人民大众普遍的有钱、有闲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休闲消费在本质上是对日益兴盛的“物质消费主义”思潮的一种反叛。它倡导消费的合理化和适度性，倡导休闲生活的简单、简朴与简约。

“休闲产业”，反映现代文明的产业形态。休闲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本质上是“传递爱的天使”，创造文化精神食粮。休闲产业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以人为本的创造；注重服务的人文性，创造的文化性。休闲产业的称谓区别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文化产业，符合时代的特征。

《对话》中的 10 个问题，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社会哲学问题，关注休闲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由这一现象提出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问题；关注休闲对生命价值的影响、对人性的滋养、对文化的孕育。

六

所有这些研究，有我们多年的思索，有对众多文献的研读，有对异域文化优秀成果的汲取，有突发的灵感；有凭栏中的远眺，有回眸中闪烁的星光。我们在不断的否定中来肯定它们或否定它们。在阐述的某些方面我们有原创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独到思想，在某些方面也确有对前人不可逾越之处；在某些令人遗憾或不尽如人意的方面，还有待未来的改进和提高。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这 10 个部分独立成篇，但它们之间又有内在关联，因此一些重要段落有重叠之处，如果回避这个问题，会造成某些独立篇章的不完整。另外，有些篇章早已写完，这次出版时没作修改。